

論翻譯在外語學習上之角色

廖柏森

國立台北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很多人認為學習外語就要如同學習母語般直接地理解和創造，最好不要經由翻譯的過程，以免受到母語干擾而產生錯誤。台灣的學子在學習外語的過程中，教師往往也鼓勵他們使用外語思考而不要藉助翻譯學習。此種學習觀點基本上是奠基於廿世紀 60 年代盛行之行為主義的學習理論，認為學習外語端賴於接受大量外語刺激而養成一種語言習慣。然而後起的認知主義和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主張外語的學習主要在於學習者利用先備的母語知識來認知和建構外語的技能，翻譯的心理活動實扮演外語學習上重要的角色。不過外語教師向來對使用翻譯學習外語仍秉持敬而遠之的態度，殊為可惜。因此本文希望能釐清翻譯和外語學習的關係，探究翻譯在外語學習上的地位，特別是將翻譯活動視為一種外語學習策略，並引用國內外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探討學習者如何使用翻譯來增進外語學習的成效。簡而言之，翻譯不僅可以當作一種認知、記憶、情意、社交、和補償學習策略來增益學子的學習成效，亦能輔助閱讀、寫作、和字彙等外語技能的發展，而且針對不同程度的學習者皆有不同面向的助益，足證翻譯在實質上是種有效的外語學習資源和工具。

關鍵字：翻譯、外語學習、學習策略

前言

台灣為順應全球化的洪流、追求與國際社會接軌，學習英語早已形成一種全民運動，從政府到民間莫不戮力強調英語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學習者往往被鼓勵不要使用中文思考或藉助翻譯學習，從教育部引進大批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師資至國內中小學任教，到兒童英語補習班的家長偏好由金髮碧眼的老外教英語等現象，在在透顯出目前多數國人對於英語教學的思考仍是奠基於廿世紀 60 年代盛行之行為主義的學習理論(behaviorist learning theory)，認為學習外語無異於養成一種行為習慣(habit formation)，學習者只要仿效外國人提供的大量語言輸入(language input)即可竟全功。所以只有外籍教師使用全外語的教學才能提供學生最理想的學習環境，學生學習外語就要如同學習母語般直接地理解和創造，最好不要經由翻譯的過程。而老師在課堂上也常常灌輸學生不要透過翻譯學習外語的觀念，擔心學生會受母語習慣的干擾而無法學到標準的外語。因此翻譯在外語學習上向來似乎被視為是種「原罪」，若是想要學好外語就得以該外語思考，使用翻譯只會拖延學習的時程，甚至造成學習的障礙和錯誤。

但自廿世紀 70 年代以降，認知主義(cognitivism)和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等學習理論興起，許多語言教學研究者已經發現學習者學習外語並不僅僅是模仿外界提供的語言刺激，而是在接受語言刺激後利用他們的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主動思考來歸納語言的規則，以及與他人互動來共同建構使用外語的知識和能力。另外從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領域中的研究證實，學習者的母語並非造成外語學習困難和錯誤的主要因素，反而母語能力愈好的人往往在外語學習上會善用母語的知識技能，因而外語也有較佳的表現。

上述語言學習的觀點為翻譯在外語學習過程中提供全新的詮釋與定位，例如 House (1980)把翻譯提昇為學習外語說、聽、讀、寫四種技能之外的第五種技能，劉 (1997)主張翻譯是一種利用其它四種基本語言技

能的綜合性專門技能，而 Eppert (1977)也主張學習者一旦習得第二語言，他們就成為潛在的翻譯者(potentially a translator)，可知翻譯與外語學習間的關係極為密切。可惜許多外語教師在教學上仍抱持傳統迴避翻譯唯恐不及的態度，導致學生間也充斥翻譯為不良學習方法的信念。因此本文希望能釐清翻譯與外語學習的關係，探討翻譯在外語學習上所能扮演的正面角色，特別是將翻譯視為一種外語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y)，並援引國內外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探討學習者如何使用翻譯來增進外語學習的成效，以強調說明翻譯在實質上也是種有效的外語學習資源和工具。

一. 翻譯與外語學習

(1) 翻譯與外語學習的關係

就翻譯與外語學習的關係而言，根據 Wilss(1982) 對所謂翻譯能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的描述，必須具備(1)來源語的接收理解能力(source language receptive competence)，(2)目標語的再製表達能力(target language reproductive competence)，和(3)兩種語言訊息的轉換能力(a supercompetence reflecting the ability to transfer messag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可知優異的外語能力是培養翻譯能力的必備基礎，亦可說外語能力是翻譯能力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並非充份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因為要成為一位傑出的譯者除外語能力外仍需倚重其母語和跨語言溝通的能力，這也能解釋為何精通外語的人士不見得就能勝任翻譯的工作。

另外從相對的面向來檢視翻譯與外語學習的關係時，可先瞭解所謂外語能力的內涵。Canale and Swain (1980)將外語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分析為四種能力:(1)文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2)語篇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3)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和(4)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這個定義並未包含翻

譯的能力在內，可見翻譯的能力雖是外語能力的充份條件，但卻非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具備傑出翻譯能力的人士應該同時也擁有優秀的外語能力，但是為培養外語能力並不是非依賴翻譯能力不為功，而是仍有其它學習的管道和方式來發展外語能力，所以許多教師向來忽略翻譯在外語學習過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但以上的論述並不能引申為翻譯會妨礙外語學習，甚至即否定翻譯在提昇外語學習上的地位。雖然翻譯未被視為組成外語溝通能力的指標，可是透過翻譯卻能有效增進上述的四種能力，而對外語學習提供正面的成效。

(2) 翻譯在外語學習上的定義

要探討翻譯在外語學習上的地位，首先應對何謂翻譯有一基本的界定。事實上，翻譯活動在不同情境下會有特定的定義和內涵，例如 Jakobson (1959)認為文字符號的詮釋有三種方式而將翻譯區分為(1)語內翻譯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2) 語際翻譯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3)符號翻譯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Catford (1965)以語言對比分析的觀點視翻譯為：「以另一種語言的對等語料取代原文的語料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by equivalent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而提出動態等值翻譯觀的 Nida 和 Taber (1969)則定義翻譯為：「在譯文中再製出與原文訊息最貼近的自然對等語，首務是譯出其意義，其次是風格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並以譯文讀者應獲致與原文讀者相似的反應或效果作為翻譯的標準。

然而當翻譯作為一種學習外語的技巧(technique)時，其定義與作為轉換意義和傳達訊息的翻譯即有極大的區別 (Newmark, 1988)。從外語學習的角度出發，與上述從翻譯研究的領域來檢視翻譯活動相較就會有不同側重的觀點。例如 Oxford (1990)把翻譯視為：「在語文的各種層次包括

單字片語直到整篇文本，將目標語的表達方式轉化為母語，或將母語轉化為目標語(converting the target language expression into the native language at various levels, from words and phrases all the way up to whole texts; or converting the native language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另外 Chamot et al. (1987)描述翻譯行為是：「使用第一語言為基礎以理解和/或表達第二語言 (using the first language as a base for understanding and/or producing the second language) 。」筆者(Liao, 2002)則嘗試對翻譯作為一種外語學習策略作出如下的定義：「在語彙與語法的層次上，使用一種語言作為理解、記憶、或表達另外一種語言的基礎，並且可在目標語和原文之間雙向進行(using one language as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remembering, or producing another language, both at the lexical level and the syntactic level, and also in either direction from the target or the source language into the other language)。」

(3) 翻譯是否會干擾外語學習

翻譯活動基本上是種母語與外語間意義的轉換工作，通常需要藉助大量的母語先備知識才能完成外語的翻譯。許多外語教師反對學生在學習上使用翻譯，最大的隱憂即是來自於母語的干擾(first language interference)，擔心學生的中文習慣會轉移到外語的理解和表達上。然而第二語言習得的理論和研究證實，許多外語學習上的困難和錯誤不能完全歸咎於學習者的第一語言(Johnson & Newport, 1994; Dulay & Burt, 1973)，例如 Dulay 和 Burt (1973)的研究指出以西班牙為母語的兒童在學習英語所犯的錯誤中，僅有 3%是源自於母語的干擾，而其餘 85%是屬於發展性的錯誤(developmental errors)。因此在外語學習上使用翻譯確實會帶來某種程度的母語干擾，但情況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嚴重。

而且近數十年來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發展，已經由早期完全拒斥第一語言的使用、演進至目前重新評估第一語言在第二語習得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例如 Ellis (1985)認為外語學習者往往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都會使用第一語言作為知識源頭(source of knowledge)來篩選第二語言的語料，有助於第二語言的發展。在過去，第一語言常被視為會干擾(interfere)第二語言的習得，但 Corder(1981)卻主張第一語言具備調解(intercession)的功能，可進而形成一種外語溝通的策略。由這些觀點來看，學習者的第一語言對其第二語言習得發展其實有其正面貢獻。另外 McLaughlin (1978) 和 Taylor (1975) 皆認為在外語學習上使用第一語言是很普遍的心理認知過程，學習本即是藉助先備知識以促進新知識的取得，當學習者在表達外語因欠缺足夠的目標語知識和資源而產生困難時，很自然就會訴諸於其母語來彌補語言知識上的不足。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外語程度愈低者愈需要訴諸翻譯，就是因為他們愈缺乏外語的知識。但是當學習者的外語能力日愈提高，母語的影響相對也就會愈小，自然就會降低對翻譯的依賴。

更何況在翻譯過程中若能作到明確的雙語對比分析，反而可以使學習者在語言轉換中更有意識地排除母語的干擾，進而增進外語技能。劉 (1997)就指出在雙語對比的翻譯中，學生可以借助母語的交流模式(communicative patterns)獲致語言轉換的直觀信息，而在目標語的學習上有更積極的疏導。吳 (1994) 也有相同主張，他認為學習外語就是一種翻譯活動，學習者總是在有意或無意間將母語的觀念轉移到外語上，但天下畢竟沒有兩種完全相同的語言，若逕自把母語轉換成外語，難免會產生錯誤，而要避免母語干擾的方法可從兩種語言的翻譯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入手，由語法、詞彙、生活習慣、文化背景、思維模式等各方面體察兩種語言之間的異同。

實際上翻譯也能為外語學習提供相當的助益。翻譯時學習者必須先理解原文的意義，重新組織後再用譯文表現出來，這其中包含複雜的認知過程，可以有效培養學習者對外語的敏感度。因為翻譯是有目的地處理文本間訊習的活動，是種解決問題的工作(a problem-solving task)，學習者需要利用他先前習得的語言基模(language schemata)、內容基模

(content schemata)、和文本基模(textual schemata) (Rumelhart, 1980)，對原文提出某些預測和假設性的翻譯(forming hypotheses)，接下來必須證實這些假設是否合理，最後再加以修訂。所以 Chellappan (1991) 認為翻譯與認知主義的學習理論有密切關係，能讓學習者意識到兩種語言系統間的差異，尤其是在語言對比分析上使用翻譯更有助學習者理解外語的文法結構。

簡言之，依照認知主義的觀點，外語學習並不是被動模仿語言刺激的習慣行爲，而是學習者對於語言輸入主動的過濾，利用現有的認知結構來創造語言使用的意義。也就是說，學習新的語言必須經由學習者主動的心智過程來和既有的語言結構整合，成爲新的語言知識。而母語的翻譯正是學習外語時一種難以避免的心智認知活動，學生自然而然常把翻譯當作一種學習策略來學習外語，而從日益增加的相關國內外研究文獻看來，學習者不但使用翻譯學習外語的頻率相當高，而且在增長各種外語技能的表現上亦頗具成效(Naiman et al., 1978; Marti Viano and Orquin, 1982; Politzer, 1983; O'Malley et al. 1985; Chamot et al. 1987; Liao, 2002)。

二. 外語學習策略

(1) 何謂外語學習策略

過去外語教學的重心都集中在教學方法和教材的研發上，而較少關注於學生個人的學習發展。但自 1970 年代以後，外語教師和研究者逐漸體認到，沒有一種教學法能真正在課堂上帶來普遍性的成效，反而是有些學生不論在何種教學法中都能展現良好的學習成果。於是研究者開始把研究的焦點轉移到學生學習的個別差異和特質上，發現使用有效學習策略的學生往往能取得較高的學習成就，同時成功的外語學習者通常也選用各種學習策略來因應不同的學習情境，因此對外語學習策略的研究和推廣也就逐步演變爲外語教學界重要的主題之一。對台灣的莘莘學子

而言，外語的學習策略尤其重要，因為台灣缺乏良好的外語環境，而外語老師也不可能時時照顧到學生的學習需求，可能的解決之道就是教導學生「學習如何有效學習外語」，幫助他們發展出有效的英語學習策略，成為自動自發、為自己的學習行為負責的學習者。

目前對於學習策略的定義相當分歧，其中較為外語教學界普遍接受的是 Oxford(1990)所提供如下的定義：「學習者所採取的特定行為，使其學習過程更容易、更快速、更愉悅、更主動、更有效率、以及更易轉移到新的學習情境。」後來 Cohen(1998)則更進一步說明學習策略是「學習者有意識所選擇的學習過程」，而這過程會促使學習者「採取行動來儲存、保留、回憶、和應用其所學的第二語言或外國語言知識，以提高其語言能力」。Cohen 的定義強調學習者的學習意識在選用策略上的重要性，用以區別其它非策略性的學習行為，使外語學習策略的意涵更加明確。

(2) 外語學習策略的分類

學習策略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學習者所使用策略的確認、分類、分析、以及策略的使用訓練，早期的研究在廿世紀 70 年代是由研究者觀察和記錄所謂「優良語言學習者」(good language learner)的學習行為 (Rubin, 1975; Stern, 1975)。後來 O'Malley 和他的同僚訪談學生而確認 26 種英語學習策略並區分為三大類：認知(cognitive)、後設認知(metacognitive)、和社交情意(social-affective)策略。直至 1990 年 Oxford 提出更完備周詳的分類體系而受到研究者的歡迎，她把學習策略先分為兩大類：(1)與語言學習行為有直接相關的稱為直接策略(direct strategies)，之下再分為三個範疇分別為記憶 (memory)、認知(cognitive)、和補償 (compensation)策略；(2)至於管理學習行為的策略就稱為間接策略(indirect strategies)，也再續分為三個範疇分別為後設認知(metacognitive)、情意(affective)、和社交(social)策略。

簡而言之，記憶策略係指快速儲存、檢索和提取腦中訊息的方法，

可透過建立心理聯結、運用意像與語音等來輔助記憶。認知策略主要是操控或轉換語料以增進理解認知，主要的策略包括外語練習、分析、推論、和重新組織資訊。補償策略乃是學習者在外語知識不足的情況下使用特定方式來理解或表達外語，以彌補所學有限的外語文法和字彙能力，常見的策略有推論猜測、迂迴陳述、逐字翻譯、和肢體語言等。後設認知策略是提供學習者管理認知過程的心理運作，例如計劃、監控其學習行為，並於學習活動完成後作自我評估。情意策略旨在使學習者控制調整個人的學習動機、情緒、態度、和價值觀，主要的策略包括降低學習焦慮、隨時鼓勵自己、和撰寫學習日記等。最後的社交策略則是指與他人互動以輔助學習的策略，例如請教別人問題、與人合作學習、培養對不同文化的同理心等(O'Malley et al.; 1985; Oxford, 1990)。

(3) 外語學習策略的訓練

一位優秀的外語學習者應能配合其學習情境和語言技能發展，善用多元的學習策略，而非固著於某類策略的使用，才能有效率地提升學習成效，因此如何使學生體認到廣用學習策略的重要性，以及訓練或教導他們使用這些策略就顯得格外重要。Cohen(1998)指出學習策略的目標有二，一是明確教導學生發展個人適性的策略系統，增加其學習外語的效率，進而提高語言能力；二則是鼓勵學生的自主學習 (learner autonomy)，學生得以自行選擇學習策略，並評估策略使用的效果，為自己的學習行為負責。

在外語課中也可以實施學習策略的訓練，研究者已提出許多訓練外語學習策略的架構和指導方針(Pearson & Dole, 1987; Oxford et al., 1990; Chamot & O'Malley, 1994)，主旨皆在訓練學生在學習外語上採取主動和承擔責任。首先教師應幫忙學生找出他們目前常用的學習策略，再由教師示範如何運用新的學習策略，最後再輔導學生發展出個人最有效的學習策略系統，而教師在訓練的過程中只是擔任引導和提供資源的角色，

學生可以自己決定要學什麼以及要如何學。而一旦外語教師能體認到翻譯也是一種有效的學習策略，不妨也可將翻譯活動整合至其訓練學生學習策略的課程中，以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方法，相信也更能因應外語學習上各種不同情境的學習要求。

三. 翻譯是一種有效的外語學習策略

(1) 以策略類型而言

許多外語學習策略的研究者往往把翻譯歸類為一種認知策略，主要功能是運用母語作為心智處理的基礎，以接收、分析、操控、與轉換其目標語(Chamot and Kupper, 1989; Chamot et al., 1987; O'Malley et al., 1985; Oxford, 1990)，這也是外語學習者普遍使用的典型策略。如 Danchev (1983)就主張在外語學習上使用翻譯可快速有效地分析和理解複雜的外語結構。然而筆者認為如此的分類對翻譯在外語學習中所能提供的功能似乎稍嫌狹隘，證諸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其實翻譯也能作為記憶、情意、社交、和補償學習策略，協助學習者更有效率、更多元化地學習外語。

如在記憶策略的使用上，Liao (2002)和Chern (1993)指出台灣的大專生時常在英文教科書上寫下中文翻譯和重點以幫助他們記憶英文字義和課文內容，儘管部份英文教師可能不樂於見到學生如此做，但Liao與學生的訪談後發現，多數學生均表示使用中文翻譯協助記憶是他們在目前英文程度有限的情況下不得不採用的方法，事實上他們也覺得頗具學習成效。另外，Prince(1996)的研究證實使用翻譯可以讓學生更容易回想起所學過的英文字彙，記得的字彙量也較多。

以情意策略而言，使用翻譯可以降低學習者的外語學習焦慮(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Wenden (1986)在訪談成人英語學習者的策略使用時發現，這些受訪者在開口說英語時通常都會感到緊張或害怕，而他們在此種情緒不安的情境下所採取因應的策略就是在心中先使用母語

來構思造句，接著再翻譯成英語表達出來，這項策略至少可以緩和學習者面對使用外語時的負面情緒，以求更為平穩的表現。而在外語教學方法中，團體語言學習(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 和暗示教學法(Suggestopedia) 的教學原理也是相信在課堂上讓學生使用母語和翻譯來學習外語可以提高其自信心和安全感，減輕學習焦慮，進而增加學習動機。

就社交策略言之，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互相切磋琢磨，透過母語或口頭翻譯來請教問題或與他人合作，亦有助增加各人學習所得。Donato (1994)的研究就描述了美國大學生上法文課時經由同儕間的「對話引導支持(dialogically constituted guided support)」而完成法文的翻譯，其間每位學生都分享自己具備的外語知識而讓彼此獲益。Cheng (1993) 則發現台灣大學生使用翻譯合作學習以閱讀科技原文教科書的現象，在面對大量英文閱讀作業時，同學間會分配章節閱讀並翻譯成中文討論以利相互對課文的理解。以上兩種學習過程中翻譯可視為一種學習外語的語言鷹架(linguistic scaffolding)，外語能力是由同儕之間的互動共同建構而成，而學習遲緩者獲得學習較佳者的引導和支持，外語認知能力也因而更上一層，相當符合社會建構論的學習模式(Vygotsky, 1978)。

至於補償策略是指使用翻譯來輔助學習者在外語能力不足之處，以達成所要求的外語工作。Kobayashi 和 Rinnert (1992)針對日本大學生學習英文寫作的研究指出，程度較差的學生通常會使用許多補償策略來解決英文寫作的難題，其中包括使用母語來構思和組織文章，再尋求教師、同學、或參考書籍協助將其翻譯成英文，以完成英文寫作的作業。另外在口語溝通上，Dörnyei(1995)把字面翻譯(literal translation)列為一種補償策略，外語學習者常因口說語言技能不足，但在和外國人溝通時又不願因詞窮而中斷，遂將其母語的字彙、成語、或句型直接翻譯成外文，即使譯得不夠精確道地，但在不妨礙詞意傳達的前提下，溝通過程往往仍能有效持續進行，最後達到溝通的目的。

(2) 以語言技能而言

學習者在學習外語技能的過程中常使用翻譯，雖然不免產生母語干擾的情況，但諸多研究證明實質的整體學習成效仍有提高。在學習英文寫作上，Lay (1984)和 Friedlander (1990)發現華人在英文寫作時往往腸思枯竭無法下筆，但若允許他們先用中文構思撰寫大綱後再翻譯成英文，其作品在組織、想法、細節描述上往往比較流暢。Kobayashi 和 Rinnert (1992)以日本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時也有類似的結論，學生透過日文翻譯寫成的英文文章比起他們直接用英文思考寫成的文章在內容、風格、和句法複雜性上的評分都較高，學生也表示使用翻譯可以幫助他們表達抽象知性層次上的想法和意見。

翻譯亦能幫助學生學習外文字彙，Prince (1996)以學習英文的法國大學生為實驗對象，證實使用英法翻譯對照比使用英文語境(context)來學習字彙的成效更佳。在閱讀方面，Kern (1994)發現美國大學生閱讀法文時使用大量的心譯 (mental translation)，其正面效果包括：(1)促進對外文語義的理解，(2)幫助學生思考處理意義單位較長或語法較複雜的句型，(3)學生閱讀時的聯想網絡(network of associations)更加豐富，(4)有助學生釐清法文句法和動詞時態，並檢查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確。Kern 認為心譯也有其限制，例如容易產生錯誤的字面翻譯，但整體而言：「翻譯並非總是需盡全力除之而後快的壞習慣，反而是理解第二語言的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環。」

(3) 以外語程度而言

過去的刻板印象可能認為只有初學者或程度欠佳的學習者才需要在外語學習上依賴翻譯，程度較好者可以直接使用外語思考，相當多的研究者對此觀點也提供實徵研究的證據來表達不同的看法。O'Malley 和其同事(1985)所從事的研究指出，初級程度的學生使用翻譯的頻率高於中級程度的學生，但兩種程度的學生都經常在學習過程中使用翻譯。Husain

(1995)的研究發現整體而言使用翻譯對學生的英語學習有正面效益，只是初級和中級程度的學生在學習字彙和片語上受惠尤深，而高級程度學生的收獲則相對有限。Kobayashi 和 Rinnert (1992)在日本的英文寫作研究也展現相同趨勢，英文程度較低的學生傾向使用較多的日文翻譯來達到英文作文的要求。

另一方面，Levenston(1985)和 Perkins(1985)皆主張程度好的學習者可從謹慎使用的翻譯活動中受益良多，因為具備優良外語能力的學習者較易分辨母語和外語間用字、語法、語義和語言風格的細微差異，進而強化學習者的外語能力。Titford (1983)也認為翻譯是種很好的解決問題和認知活動的練習，而高級程度的學生通常對語言的規則掌握較嫻熟，在翻譯時會將母語的知識延伸至外語的學習上，如此對兩種語言的相同和相異處都能更進一步地闡明。簡言之，對於初學和程度較差的學習者而言，翻譯是一種有力的輔助學習工具和資源；對於程度優異的學習者，翻譯也可以幫助他們深刻認識到中外語文結構的異同和文化背景的差距，進而培養對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敏銳感受。

結語

本文旨在解構傳統行為主義思考下「翻譯會干擾外語學習」的迷思，並對翻譯在外語學習上的地位提出較周全的詮解。從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和認知主義出發檢視翻譯在外語學習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時，第一語言其實是種重要的知識和資源，學習者常在自覺或不自覺情況下利用母語和翻譯來篩選第二語言的輸入以及表達第二語言的概念，這種心智認知的運作是非常自然，甚至難以避免的，更何況使用母語和翻譯並非造成外語學習困難和錯誤的主因，外語教師似乎無需過度擔心學生在課堂上使用中文和翻譯的情況。另外本文也引用眾多實徵研究的證據支持翻譯作為一種外語學習策略是有其具體成效的。簡言之，翻譯在外語學習上的角色非常多元，不僅可以當作一種認知、記憶、情意、社交、和補償

學習策略來增益學子的學習成效，亦能輔助閱讀、寫作、和字彙等外語技能的發展，而且針對不同程度的學習者皆有不同面向的助益。

台灣目前英語教學的主流方法是所謂的溝通語言教學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注重培養學生在各種日常生活情境 (situations) 和語言功能 (functions) 上的使用，但許多學者已指出，溝通語言教學法是在以英語為第二語言 (ESL) 的情境發展出來的教學法，若在以英語為外語 (EFL) 的國家中採用會產生不少的副作用 (Swan 1985a, 1985b)，其中一項就是學生的英文閱讀和寫作能力的培養明顯受到忽略。而像台灣此種 EFL 國家對外語的需求其實還是以閱讀瞭解外文和翻譯引介外國資訊文化為主，一般人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語聽說技能的機會並不多見，因此國內英語教育除了致力加強學生口語能力外，對英文讀寫能力的訓練絕對不能偏廢。而如前所述，使用翻譯作為一種學習策略，對於提昇學生英文讀寫和其它技能確有相當大的助益，而且翻譯活動作為一種教學技巧與現行的溝通教學法相結合，更能提昇學生全方位的外語能力 (廖，2003)，所以翻譯在外語學習上的角色和貢獻實值得外語教師再加深思。

參考文獻

1. 劉宓慶 (1997) 《英漢翻譯訓練手冊》。台北：書林。
2. 吳潛誠 (1994) 《中英翻譯:對比分析法》。台北：文鶴。
3. 廖柏森 (2003) 〈探討翻譯在外語教學上之應用〉。《翻譯學研究集刊》。台北，8，225-244。
4. Canale, M., & Swain, M. (1980).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Applied Linguistics*, 1, 1-47.
5. Catford, J. (1965).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Chamot, A. U., & Kupper, L. (1989). Learning strategies in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2(10), 13-24.
7. Chamot, A. U., & O'Malley, J. M. (1994). *The CALLA Handbook: Implementing the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learning approach*.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8. Chamot, A. U., O'Malley, J. M., & Impink-Hernandez, M. V. (1987). *A study of learning strategies in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first year report*. Rosslyn, VA: interstate Research Associates.
9. Chellappan, K. (1991).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3, 61-72.
10. Cheng, T.-y. (1993). The syntactical problems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et in reading English technical textbooks. Indiana: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64094.
11. Chern, C. L. (1993). Chinese students' word-solving strategies in reading in English. In T. Huckin & M. Haynes & J. Coady (Eds.),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 (pp. 67-81). Norwood, NJ: Ablex.
12. Cohen, A. D. (1998). *Strategies in learning and using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3. Corder, S. (1981). *Error analysis and inter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Danchev, A. (1983). The controversy over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 l. t. translation, Trans.), *Translation in the system of foreign languages training* (pp. 35-43). Paris: Round Table FIT-UNESCO.
15. Donato, R. (1994). Collective scaffolding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J. Lantolf & G. Appel (Eds.), *Vygotskian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Norwood, NJ: Ablex.
16. Dörnyei, Z. (1995). On the teach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ESOL Quarterly* 29, 55-84.
17. Dulay, H., & Burt, M. (1973). Should we teach children syntax? *Language Learning*, 23, 245-258.
18. Ellis, R. (1985).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Eppert, F. (1977). Translation and second-language teaching.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34, 50-61.
20. Friedlander, A. (1990). Composition in English: effects of a first language on writing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B. Kroll (Ed.),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research insights for the classroom* (pp. 109-1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House, J. (1980). Übersetzen im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In S. O. Poulsen & W. Wilss (Eds.), *Angewandte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pp. 7-17). Århus: Wirtschafts-universität Århus.
22. Husain, K. (1995). Assessing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as a learning strategy in ES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1(2), 59-84.
23. Jakobson, R.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R. A. Brower

- (Ed.), *On translation* (pp. 232-23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4. Johnson, J. S., & Newport, E. L. (1994). Critical period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maturational state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D. Brown, H. & S. Gonzo (Eds.), *Reading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75-115).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Regents.
25. Kern, R. (1994). The role of mental transl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6, 441-461.
26. Kobayashi, H., & Rinnert, C. (1992). Effects of first language 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translation versus direct compo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42(2), 183-215.
27. Lay, N. (1982). Composing processes of adult ESL learners: a case study. *TESOL Quarterly*, 16, 406.
28. Levenston, E. A. (1985). The place of translation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English Teacher's Journal*, 32, 33-43.
29. Liao, P. (2002). Taiwanese students' beliefs about translation and their use of translation as a strategy to learn Englis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stin.
30. Marti Viano, M.-D., & Orquin, V. (1982). Identifying our students'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Modern English Teacher*, 9(4), 38-41.
31. McLaughlin, B. (1978).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childhood*.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32. Naiman, N., Frohlich, M., Stern, H. H., & Todesco, A. (1978).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 Toront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33.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34. Nida, E., & Taber, C. 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Netherlands: E. J. Brill.
35. O'Malley, J. M., Chamot, A. U., Stewner-Manzanares, G., Kupper, L., & Russo, R. P. (1985). Learning strategies used beginning and intermediate ESL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35, 21-46.
36. Oxford, R. L. (1990).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New York: Newbury House.
37. Oxford, R. L., Crookall, D., Cohen, A. D., Lavine, R., Nyikos, M., & Sutter, W. (1990). Strategy training for language learners: six situational case studies and a training model.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2, 197-216.
38. Pearson, P. D., & Dole, J. A. (1987). Explicit comprehension instruction: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new conceptualization of learning.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88, 151-165.
39. Perkins, C. (1985). Sensitizing advanced learners to problems of L1- L2 translation. In C. Titford & A. E. Hiehe (Eds.),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pp. 51-72). Tübingen: Narr.
40. Politzer, R. L. (1983).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Self-Reported Language Learning Behavio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Achievemen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6(1), 54-68.
41. Rumelhart, D. E. (1980). Schemata: the building blocks of cognition. In R. J. Spiro & B. C. Bruce & W. F. Brewer (Eds.),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pp. 33-58). Hillsdale, NJ: Erlbaum.
42. Swan, M. (1985a). A critical look at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1). *ELT Journal*, 39(1), 2-12.
43. Swan, M. (1985b). A critical look at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2).

ELT Journal, 39(2), 76-87.

44. Taylor, B. (1975). Adult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TESOL Quarterly*, 9, 391-399.
45.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6. Wenden, A. (1986). What do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know about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A second look at retrospective accounts. *Applied Linguistics*, 7(2), 186-201.
47. Wilss, W. (1982).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Tübingen: Gynter Narr.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o-Sen Liao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se of mother tongue and translation has long been believed to cause interference with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Taiwan often encourage their students to think directly only in the target language so that students' native language interferes as little as possible with their attempts to acquire the target language. In the heyday of behaviorism, when language learning was considered as habit-formation, translation was thought to act as interference in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The habits of the L1 were supposed to prevent the learner from learning the habits required of the L2. Howev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ories developed in the areas of cognitive learning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ers have argued that language learning does not take place just through mimicry.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should be a process in which people use all that they know from their L1 to discover the rule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ey are learning. Furthermore,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of empirical studies that have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using translation in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results tend to be positive. Since the place of transl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has been controversial, the aim of this report is trying to assess the possible roles that translation may play i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first explored, and then how learners use translation as a learning

論翻譯在外語學習上之角色

strategy to promot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described and discusse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may provid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 different view into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Keywords: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earning strategies